



福柯

话语理论探要

吴 猛 著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福柯 1926-1984 巴黎第五大学

福柯 1926-1984 巴黎第五大学



福柯

话语理论探要

吴猛 著

吴猛 著

著者	译者	原书书名	原书出版年	原书出版社	译者	译者地址	译者电话	译者邮编	译者电子邮箱
福柯, 米歇尔	吴猛	话语理论探要	1984	巴黎第五大学	吴猛	上海	021-62481111	200000	fmw@163.com
福柯, 米歇尔	吴猛	话语理论探要	1984	巴黎第五大学	吴猛	上海	021-62481111	200000	fmw@163.com
福柯, 米歇尔	吴猛	话语理论探要	1984	巴黎第五大学	吴猛	上海	021-62481111	200000	fmw@163.com
福柯, 米歇尔	吴猛	话语理论探要	1984	巴黎第五大学	吴猛	上海	021-62481111	200000	fmw@163.com
福柯, 米歇尔	吴猛	话语理论探要	1984	巴黎第五大学	吴猛	上海	021-62481111	200000	fmw@163.com
福柯, 米歇尔	吴猛	话语理论探要	1984	巴黎第五大学	吴猛	上海	021-62481111	200000	fmw@163.com
福柯, 米歇尔	吴猛	话语理论探要	1984	巴黎第五大学	吴猛	上海	021-62481111	200000	fmw@163.com
福柯, 米歇尔	吴猛	话语理论探要	1984	巴黎第五大学	吴猛	上海	021-62481111	200000	fmw@163.com
福柯, 米歇尔	吴猛	话语理论探要	1984	巴黎第五大学	吴猛	上海	021-62481111	200000	fmw@163.com
福柯, 米歇尔	吴猛	话语理论探要	1984	巴黎第五大学	吴猛	上海	021-62481111	200000	fmw@163.com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福柯话语理论探要 / 吴猛著. —北京: 九州出版社, 2010. 3

ISBN 978-7-5108-0369-7

I. ①福… II. ①吴… III. ①福柯,
M. (1926 ~ 1984) —哲学思想—研究 IV. ①B565.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36824 号

福柯话语理论探要

作 者	吴猛 著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出 版 人	徐尚定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 (100037)
发行电话	(010) 68992190/2/3/5/6
网 址	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三河市祥达印装厂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32 开
印 张	6.75
字 数	180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8-0369-7
定 价	25.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引 言

福柯（M. Foucault）的著作向来以其多变的风格和主题而闻名于世。福柯自己也曾宣称：“不要问我是谁，也不要要求我一成不变。”^①但这并不表明福柯的思想是不可捉摸的。相反，综观福柯思想，可以清楚地看到，福柯并不是一个思想的外星人，相反，他属于我们这个时代，他所关注的是这个时代的人的处境。从某种意义上说，福柯所关心的问题与其他一些哲学家（如哈贝马斯）是相同或类似的。

但福柯的与众不同之处，就在于他提问的角度。他并不是泛泛地问“人的命运是什么”或“人在这个时代的遭遇是什么”这样的问题，而是追问“人”在这个时代是如何“产生”的。福柯所追问的，当然不是一个生物进化问题，也不是一个形而上学问题，而是一个看似奇怪的问题：人是如何得到自己的真相，从而将自己视为“人”的？福柯这种提问的方式使得人们往往无法弄清他的身份：他究竟是一个哲学家还是一个历史学家？其实，福柯的身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福柯开启了一个新的问题域，其本身就是对于康德“人是什么”的问题的一种回答。

“话语”问题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中凸显出来了。在福柯的著

^① Foucault, *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 and the discourse on language*, translated by A.M.S.Smith, Pantheon books, New York, 1972, P17

作中,“话语”问题是一个基础性的问题。福柯关于“人”的全部讨论都建基于对于这个问题的研究之上。具体说来,在福柯思想中,“话语”从两个方面展示出其关键性作用:一方面,对于“话语”概念的独特界定,为福柯的批判性理论提供了一个基点;另一方面,对各种话语的描述和分析构成了福柯著作的主要内容,从而使话语分析成为福柯的基础性方法。人们一般用“理论”一词指称“思想体系”,如果为了表述上的方便,也可把那些非体系的描述和分析也可称为“理论”的话,本文将上述两部分内容称为“福柯的话语理论”。

“话语”(法 discours, 英 discourse) 源于拉丁语“discursus”, 后者又来自动词形式“discurrere”, “dis-”意为“away”(离开), 而“currere”意为“to run”(跑), 因此“话语”最开始具有“到处跑动”的意思。在现代英语和法语中,“话语”有“言谈”、“言说”的含义,已与其本义相距甚远,但仍有一个基本性的因素保留下来,这就是“不受强制规则的约束”,即,不是僵硬的规则,而是自由的展开。但“话语”这个概念却正是由于这种“自由”而使得其本身就包含着含混不清的因素。因此人们对于究竟什么是话语这个问题往往有着各种各样的回答,很难有一个“统一”的看法。

“话语”作为一个术语,首先出现在语言学中。在语言学中,大致说来,对于话语的定义有两类或两个层面。第一种观点是将话语视作语言中具有灵活性的那一部分。例如,哈里斯(Harris)在《话语分析》中将话语当作超出句子的语言结构(包括言说和书写),而斯达布斯(Stubbs)则将话语定义为“句子或分句之上

的语言”^①。第二种观点是将话语视为“语言的运用”。但究竟什么是语言的运用也是很复杂的问题。比如本维尼斯特(Benveniste)将话语称为以句子为单位进行的交往；金尼维(J.Kinneavy)认为话语是一个建立起一个词语语境、位置语境和文化语境的语言过程；而富勒(Fowler)则把话语视为个人有意识地进入意识形态、经验和社会组织的语言工具。在这种观点下对于话语问题在语言学范围的研究，与“语用学”的范围大致相同。

“话语”概念在二十世纪中逐渐从语言学领域扩展到其他许多领域之中，如历史学、文化人类学、文学批评等等。这些领域中的话语概念往往借用了语言学中话语的“语言的运用”的含义，但是突破了语言学的界限。话语具有了社会的、历史的维度，如舍策尔(Sherzer)就在文化人类学的背景中将话语视作语言、文化与社会关系的联结，文化本身就是话语，而在社会学领域，尤其是经验社会学中，话语常被认为是社会交往过程中的对话。

“话语”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前并不是哲学领域的一个核心概念，但这并不是说话语的观念与哲学之间没有任何关系，相反，现代哲学对语言问题的关注在很大的程度上是与语言的使用问题密切相连的，在这个意义上，人们通常所说的哲学中的“语言学转向”其实很大程度上就是“话语转向”。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说突出地体现出哲学家对于语言使用问题的思考，而海德格尔、伽达默尔、德里达等也都使用过“话语”(Rede, discours)概念。由奥斯汀提出、塞尔加以系统化的“言语行为

① *The discourse reader*, edited by A.Jaworski and N.Coupland, Routledge, 1999, P1

4 福柯话语理论探要

理论”尽管没有明确使用话语概念,但他们将语言视为社会行为,实际上开了话语分析的先河。当代许多德、法哲学家(如利科、德里达、哈贝马斯等)都从不同侧面对话语问题展开了讨论。

福柯的话语理论在这些讨论中显得独树一帜:他既对话语进行了深入的概念分析,又对具体的话语进行了描述性分析,因此人们往往难于为他的作品归类;另外,福柯是一个独立思考的思想家,他所使用的话语概念以及话语分析方法往往带有个人的风格;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福柯对自己的思想不断进行批判,常使人感到变幻不定。而同时也正是这些原因,使人们对于他的话语理论有各种不同的理解。西方学者对于福柯话语理论的分析有以下三种代表性的倾向:

第一,将福柯话语理论视为结构主义的话语理论。这种看法以曼弗里德·弗兰克(Manfred Frank)为代表。弗兰克认为,福柯的话语理论是列维-施特劳斯结构主义神话学的产物;与列维-施特劳斯将“神话”看作是居于“言语”(parole)与“语言结构”(langue)之间的“第二层次”结构(即话语)相类似,福柯的“话语”也是一种“中间结构”或“中间秩序”。在弗兰克看来,福柯在《词与物》中与《知识考古学》中的“话语”尽管都有“中间秩序”的含义,但仍然有一些差别。《词与物》中的“话语”是介于“科学知识”与“原初代码”之间的中间秩序,这是一种同质结构。而《知识考古学》中的“话语”则是介于“机制的秩序”和“运用的领域”(即陈述领域)之间的“中间秩序”,它一方面服从于机制的秩序,另一方面又使陈述具有可重复性,即为陈述提供一种图式;此时的“话语”又成为一种异质性的

结构。正是在这种理解方式下，弗兰克评论说：“这样，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我们说福柯——尽管他为非连续性和意义的多样性作了雄辩——仍然可以谈论‘档案’的统一性，档案在这里被定义为能够成为一个时代的特征的所有话语规则的全部，其方式与古典的‘时代精神’并没有什么不同。”^①

第二，将福柯话语理论视为现象学的话语理论。《米歇尔·福柯——超越结构主义与诠释学》的作者德里福斯和拉比诺是这种观点的代表。他们认为，福柯的话语理论（以《知识考古学》为主要代表）可被称为“现象学实证主义”^②。在他们看来，尽管福柯的话语理论自称摆脱了先验现象学，但本身却内在地包含了另一种现象学：他不仅将话语所宣称的真理性加以悬置，而且还对话语的“本质”或本身的真理性进行了悬置。他们指出，尽管胡塞尔与梅洛—庞蒂悬置了超语境真理的合法性，但他们并没有悬置对于意义的信念，相反，他们要为意义的展现建立可能性条件；福柯与他们相比，进行了更为彻底的悬置，因此是一个“彻底的现象学家”，而他的话语理论则是一种“终结一切现象学的现象学”^③。在《现象学百科全书》中，福柯的话语理论也被视为一种现象学理论。莱尼冈(R.Lanigan)在他所撰写的“传播学”与“结构主义”条目中，称福柯的理论为“现象学的符号学”或“符号学的现象学”。他将福柯的话语理论与雅各布

① Manfred Frank, *On Foucault's concept of discourse*, from *Michel Foucault philosopher: essays translated from the French and German by Timothy J. Armstrong*, Harvester Wheatsheaf, 1992, P112

② H.L.Dreyfus and P.Rabinow: *Michel Foucault: Beyond Structuralism and Hermeneutics*,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3, P52

③ Ibid., P44

逊的现象学结构主义语言学和梅洛—庞蒂的现象学联系在一起。在他看来,福柯的“话语”即是指“主体和客体之间以及权力和欲望之间的一场通过语言及其他社会实践进行的一场争夺”^①,这种“争夺”之所以可能发生,一个将冲突双方连接起来的“系统—规则”是不可缺少的,因此其话语理论就是对于这种争夺及其必要条件即争夺双方所处的“系统—规则”的分析和描述。他将福柯的话语理论分为三个层次:“内容—形式”层面、“关系”层面以及“系统”层面。这三个层面的研究从不同的角度对“系统—规则”及相关的斗争形式进行了分析,它们分别对应于雅各布逊关于“区别特征”、“多余特征”、和“诗化功能特征”的分析;并且相对于梅洛—庞蒂将“经验话语”区分为“讲述言语”与“被讲述的言语”而言,又增加了一个批判的维度。

第三,将话语理论视为福柯为自己准备的一个工具。这里有两种倾向。一种倾向是将话语理论视为福柯著作中一种过渡性的、不稳定的、为权力理论作准备的策略性步骤。如莱默特(C. Lemert)和吉兰(G. Gillan)在《米歇尔·福柯:社会理论与僭越》一书中认为,福柯的话语理论只是他的一个起点,一旦其思想成型,就马上不再需要这种理论了。话语理论之所以能够成为前提性理论,就是由于话语理论引入了“认识型知识”(savoir)和“累积知识”(connaissance)的区别,而正是在这一区别中,福柯得以揭示知识中所隐藏的权力因素,因此从一开始,福柯就悄悄地将权力与知识在话语中联结起来。但福柯著作的最终目的不是要将社会的、经济的和政治的关系当作话语关系加以

^① *Encyclopedia of phenomenology*, P688

解释，而是为了研究权力，因此在“权力”被明确引出之后，话语及话语分析就成为一种“背景”了。这样，他们的结论就是：“福柯并没有建立一种法国的（利科）或德国的（伽达默尔）诠释学哲学那样的新的话语理论；事实上，在《知识考古学》以后，话语就消失于幕后了。”^①第二种倾向是将话语理论等同于考古学，然后考古学又被归结为一种特殊的认识论，从而话语理论就是一种福柯用来为谱系学服务的认识论工具。如瑞斯夫奇斯(K.Racevskis)就持这种观点。在他看来，福柯的话语理论与拉康的思想非常相似，二者都将话语视为“能指”与“能指”的联结而非个人与个人的联结，因此主体就是能指王国的产物，主体的实在性就是由话语空间所决定的。他认为，福柯的话语理论的目的，就是要将人们习以为常的那些思维习惯颠倒过来，从而为发现那些理解人和限定人的机制作准备，因此这种理论是服务于一种伦理目的的特殊认识论。但这样的话，福柯就将不可避免地陷入自相矛盾中，因为福柯如果将影响人们思维习惯的话语视为一种“暴力”的话，那么他自己“关于话语的话语”显然就是另一种“暴力”。在这个意义上，瑞斯夫奇斯说：“福柯自己对待话语的方式就是——‘话语的’(discursive)”。^②

将福柯话语理论视为一种新结构主义的观点，显然是无法令人满意的，因为无论是从福柯本人的反复解释还是从其著作本身来看，将结构主义（即使是“新结构主义”或“后结构主义”）

① C. Lemert and G. Gillan, *Michel Foucault: Social Theory and Transgression*, New York, 1982, P62

② K.Racevskis, *Michel Foucault and the subversion of Intellect*, New York, 1983.

的帽子送给福柯都是不合适的。因为无论将结构主义区分为“符号的结构主义”与“结构的结构主义”¹，还是区分为“原子结构主义”与“整体结构主义”²，还是区分为“结构分析”、“本然的结构主义”与“符号学”³都不能与福柯的话语理论对上号。福柯承认他的早期著作并没有完全摆脱结构主义的某些术语，但认为自己其实是反结构主义的，就谈论话语问题最多的《知识考古学》来说，其中并不能找到列维-施特劳斯的“结构主义”，相反，“在《知识考古学》中，福柯考古学并不是一种方法论，而是进一步设法使用确实性的历史去表明结构的‘人文科学’的不充分性，从而削弱知识的人类学基础。通过表明结构主义与释义学相联系，福柯引入了一种对结构主义设想进行质疑的‘话语怀疑主义’因素。福柯并不认为话语受制于作为知识之可能性的有限基础的先验规则。”⁴

将福柯话语理论看作一种现象学，无疑是非常有洞见的观点。的确，福柯的思想给人一个很深的感觉，就是他所使用的方法总是使人联想起现象学的“本质还原”的直观方法。但问题是，我们最多可以说福柯使用了类似于现象学的方法，而不能将福柯整个理论都归结为现象学。一方面，福柯将现象学视为现代认识型的产物，是以“人类学”为基础建立起来的，而后者正是福柯所激烈批判的对象；另一方面，如果说福柯的话语理论中的确使用了“悬置”和“直观”的方法的话，那么他

1 莫伟民，《主体的命运》，上海三联书店，1996，P183

2 Michel Foucault: *Beyond Structuralism and Hermeneutics*, P53

3 *encyclopedia of phenomenology*, P683

4 《主体的命运》，P192

的目的与其说是积极的，不如说是消极的，也就是说，福柯之所以使用这种方法不仅不是为了寻找事物本身的“真相”或“本质”，而且也不是为了建构一种“体系”（如交流体系），毋宁说，他是为了避免或动摇人们的智慧世界中某些被认为是“自明的”、“理所当然的”原则，如“起源”、“连续性”、“总体性”等等。福柯的直观方法是一种很不完善的方法，存在着许多漏洞和破绽，因此不应当将这种方法视为福柯对于一种“彻底的”或“完整的”现象学理论的构建，相反，应当对福柯的“直观”和“悬置”进行批判，以揭示这种方法在何种程度上损害了福柯思想本身。

无论将福柯的话语理论视作结构主义的还是现象学的，都有一个共同倾向，这就是忽视了福柯著作中的“话语”所具有的功能性。“功能性”就是指外在的作用与效果。从这个角度上看，福柯的话语理论既不是结构主义的，也不是现象学的，而是“实证主义”的。

把福柯话语理论看作福柯为自己准备的一个工具，则显然是一种将福柯思想简单化的观点。首先，福柯并没有先为自己的研究准备一个理论工具，而后再开始“实质性的工作”。福柯在晚年曾表示，自己的早期著作与后来的著作所思考的问题是—致的，尽管观点和视角不同，但都是围绕着“主体”、“真理”以及“经验的构成”加以展开的¹。其次，将“话语”归结为福柯考古学的主题当然是对的，但认为这一问题在谱系学中消失或它只是某种伦理学目的的“认识论工具”，显然是不妥当的。

¹ Michel Foucault: *Politics, philosophy, culture*. Edited by L.D. Kritzman, Routledge, 1988, P48

因为谱系学并不是对于考古学的取代，二者并不是对立的，而是相互依存、互为条件的，考古学内在地包含有谱系学，谱系学内在地包含有考古学。所以不能说话语理论只是一个“过渡”、“准备”，也不能说话语理论只是一种工具。事实上从福柯后期著作中仍频繁出现的“话语”一词来看，我们并没有充分的理由证明“话语”不再为福柯所关注（如《性经验史》第一卷中福柯还专门分析过话语问题）；同时，福柯尽管曾表示考古学与谱系学是方法与合目的性的关系^①，但这绝不是“认识论方法”与“伦理学目的”之间的关系，而是同一个批判过程的两个侧面之间的关系。

同样，在国内学者对于福柯思想的研究中，也普遍存在着忽视“话语”概念的功能性层面以及将福柯话语理论视为福柯思想中的某个阶段（一般认为是《知识考古学》与《话语的秩序》）这两种倾向。

因此，克服这两种倾向，将福柯的“话语”概念中的功能性层面凸显出来，并将福柯的话语理论放在他整个思想的大背景中加以考察，是本文为自己设定的任务。

为完成这两个任务，“同情之理解”当然是不可缺少的。但是本文并不打算站在福柯的立场上看待他的理论，而是坚持一个反福柯的信念，这就是“作者”。按照福柯的观点，作为作品的统一原则的“作者”应当被抛弃。这一观点对于那种理所当然地将“作者”名下的“作品”视为一个整体“自然主义”态度当然是一个有力的批判；但问题是，批判是为了反思，而并

^① 《何为启蒙》，《福柯集》，杜小真编选，上海远东出版社，2003，P539

不一定是抛弃。“作者”能否被抛弃？福柯对于尼采的谱系学的分析过程告诉我们：不可以。但是我们又要避免重复福柯所批判过的“自然主义”态度，不能“主观的”将“作者”名下的“作品”想象成一个首尾一致、具有连续性、发展的、顺序性的“整体”。

就福柯的话语理论来说，一方面，不能将之视为一堆杂乱无章的材料或视为福柯的“私人语言”，另一方面，也不能想当然地将之视为“从不成熟到成熟”的连续发展过程。因此，本文将遵守两个原则：第一个原则是，将福柯所使用的术语视为有“意义”的，即使它们在不同的著作中、在同一著作的不同地方的使用方式不同，即使这些术语只是福柯的“语言游戏”，而只具有“家族类似”，它们也不会毫无“意义”；第二个原则是，不忽视福柯思想中出现的断裂，也就是说，这种“断裂”不可能与思想的其他部分毫无关系。

与之相应，本文将使用纵向考察与横向比较相结合的方法，一方面探讨福柯话语理论的历程及其中所出现的断裂，另一方面探讨福柯话语概念与其他相关概念之间的关系及福柯话语理论与福柯思想中其他部分之间的关系。

目 录

引 言 / 1

第一章 福柯话语理论的背景 / 1

第一节 语言学与语文学领域内的话语分析 / 2

第二节 西方哲学中的语言运用与话语问题 / 4

第三节 杜梅泽尔与康吉兰 / 14

第二章 何谓话语 / 21

第一节 秩序 / 23

第二节 前古典时期的“话语” / 26

第三节 古典时期的“话语” / 28

第四节 现代认识型下的“话语” / 32

第三章 福柯话语理论的纵向考察（上） / 40

第一节 疯癫话语：“话语—世界”层面的话语 / 41

第二节 “话语—话语”层面的话语 / 54

第四章 福柯话语理论的纵向考察（下） / 75

第一节 “话语—权力”层面的话语 / 75

第二节 “话语—自我”层面的话语 / 100

第五章 福柯话语理论的横向考察 / 119

第一节 话语与语言 / 119

第二节 话语与符号 / 126

第三节 话语与知识 / 133

第四节 话语与真理 / 140

第六章 福柯话语理论的得失 / 148

第一节 人之消失——福柯话语理论与反人类学 / 148

第二节 打破坐标——福柯话语理论与“反记忆” / 158

第三节 福柯话语理论中方法的缺陷 / 168

结 语 / 186

后 记 / 189

主要参考文献 / 191

第一章

福柯话语理论的背景

福柯思想涉及面很广，很难找到一个或多个“来源”；但他的思想又不是不依赖于任何其他思想、自己生长出来的。“简单说来，福柯哲学产生于德国人本主义（尼采和海德格尔）与法国科学主义（巴歇拉尔和康吉兰）的双重变奏。”¹

但就本文的主题而言，这里的主要任务并不在于全面分析对于福柯思想产生影响的因素，而是将他的话语理论放在一个背景中，以确定这一理论在时代中的位置，因此，首先需要对二十世纪语言学与语文学领域内所出现的“话语理论”作出一个轮廓性的描述。另外，福柯从根本上来讲是将自己视为哲学家的，本文也是从哲学的角度来讨论福柯的，因此有必要从哲学史的角度将与话语有关的问题进行梳理。最后，福柯本人的“话语理论”受到了一些既非“话语理论”，又非“哲学领域中与话语问题有关的讨论”的思想的影响（如杜梅泽尔、康吉兰的思想），因此有必要对这些思想进行讨论。这将是本章的三部分内容。

1 《主体的命运》，P14